

的人性，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仍然得靠着回憶那場夢魘，將自己傷口撕裂得更深，更痛來維持自己的利用價值，而這條藍色多瑙河竟是自己在不顧一切之後的最終希望。

張系國的這篇弔文，愁愁慘慘，令人不忍再誦，也發人深省，何以只有中國人才必須忍受這些痛苦？再想想，又有多少蜷縮在世界哪個角落裏舔着傷口的同胞？對於張系國的這份悲憫胸懷，是足以使得許多還在安樂窩中浪漫不已的所謂「作家」們捫心自問的。

笛的試析

作者：張系國

原載：文季第三期（六十三年五月號）

身為一個現代作家，其處境是很艱難的：他不能像批評家一樣，只從某種意義上來為作品下判斷；也不能像那些無心的讀者一樣，只在書中提煉他們的所需，不事更深一層的企圖。而一個現代作家却是必須除了以技巧再現自身的經驗之外，還得面對社會，面對人類，忠實的紀錄下他的時代，作一名誠摯的見證。

就此觀點來看，張系國的確一直在努力不懈，無論在創作技巧上抑或題材的把握上，都逐漸地精粹起來，也愈來愈契合作為一名現代作家的責任。從「割禮」、「香蕉船」、「藍色多瑙河」到現在的這篇「笛」，我們便可以發現作者張系國是怎樣地想懷抱一個更完美的中國社會，不僅只是政治上的，同時也憧憬着在精神上、文化上的「烏托邦」，這個「烏托邦」的理想世界，即出現在這篇「笛」的小說之中。可以說，「笛」為

作者張系國作了一次頗為深沉的自剖。

從「笛」浮現在文字表面的意義上看，只是一名新聞記者在一個時時拂逆人意的環境之中，痛苦地掙扎着，雖然常向名叫「師爺」的友人抱怨他的不滿，對他當時的記者職務也不再依戀，却爲了陳屍荒野的一個名喚「羅黛」的女人深深吸引着，他不停地偵查着她的生活，到終了，終於發現這個漂泊一生的女人底生命，竟是他夢寐也難求的一種生存姿態。這種生存姿態絕不是死亡所能拘囿的，因爲「羅黛」可以從世界的一角漂流到另一角，却沒有任何人，任何事物能沾污她。」

在處理這樣一個嚴肅又帶些神聖意味的素材時，作者却以一種輕佻的文字將這深厚的情感掩飾起來。但是我們仍然能透過這層文字障，在作者爲我們預先敷設好了的重重對比之中，捕得作者的創作情感。

第一重對比來自「記者」的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，也就是「記者」的工作環境所給予他在自我上的創傷。這個記者似乎有種「愛管閒事」的特質：爲了小太保打架鬧事，K過地方當局；作弄一名所謂的「天才兒童」；痛毆過一名該死的東洋人；也戲謔了一個歸國自稱「我們學人」的學人。爲此屢屢爲地方版的「郭主任」刮鬍子。然而一介年輕人，眼見家國到了此種地步，再接再厲到這些不足道也的黑暗社會層面，他僅以「虎落平陽受犬欺，氣死我也！」的自我解嘲掩飾，其心情之沉痛可見一斑。

第二重對比來自「記者」的以「羅黛」的生命自況。在記者發現到羅黛之死，開始追尋她底生命之後，他發現她是這樣一個漂零的女人，從鄉村出來跌落在都市的霓虹燈裏，仍然還保持着原始的人的形態，她生活僅是爲了生存而已，因爲在她的周遭存在着如此汹涌的人慾狂流，所覬覦的不過是她那美好的肉體罷了，而羅黛竟能在精神上像株蓮似地俯瞰着這芸芸衆生，超然於紅塵之上。從世界的這一角漂到另一角，沒有建立起絲毫的人際關係，只是隨着命運，由其播弄。記者在覺察到了這一事實之後，反觀自己與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之間底關聯，竟變得毫無意義起來。

第三重對比來自一寧靜的山地小村與繁囂都市之間的相互觀照。亦即記者的烏托邦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相互

觀照。

記者在獲悉羅黛的整個人之後，於是便帶着一股朝聖似的心情，前往羅黛的故鄉，一個山地村落。在那兒，他確證了羅黛的出身，他覺得心滿意足了，他已挖掘到了羅黛這謎樣女人的根。然後「現在我寫這封信，老太婆和她的兩個小孫女做聖誕裝飾燈。她們祖孫三人，圍繞着一張方木桌，埋頭默默工作。……我望着她們，想像那一串串的聖誕燈翻山越嶺，飄洋過海，最後，也許掛在『我們學人』先生客廳的聖誕樹上，樹下堆着一包包繫着緞帶的禮物。幾位胖胖的小孩，圍着聖誕樹歡躍，聖誕裝飾燈的五彩光輝，照耀在他們幸福的小臉上。我感到一陣輕微的酸楚。這時，我聽到窗外霧裏的笛聲。」

這時的笛聲，所引導着的是記者內心的那個美好世界，也就是作者張系國一直在他的作品中所懷抱着的「烏托邦」，和祥、寧靜却滿溢着生機，潛藏着力量，一如羅黛存在的那個世界，也是羅黛引導着他走進了的一種心境。這種情境也許是存在着的，但絕不會存在於作者現在所生活的世界裏。因此，在一陣心移神往之後，餘留下來的。只是一片無可奈何的沮喪之情。正如「我現在坐在中山北路一家咖啡館裏。幾個東洋人在我對面，留聲機播出『支那之夜』的曲子，李香蘭唱的？還是翁倩玉唱的？」，在經歷過羅黛的生命之後，再面對着現實；從那山地鄉回來，再正視臺北，除了感到某種深藏於我們意識之中的蒼涼外，又能剩下些什麼呢？

此外，更令人驚奇的是，作者竟能以種所謂「俚語」的文字，來駕馭他的創作情感，這種融合俚語於敘述之中而絲毫不見造做的成就，也是近來所少見的。作者不僅記錄下現時的社會另一面，同時也保存了現時的一部份新造辭句。由此也可見作者創作此篇小說的用心之大。